

诸暨 好故事

赵卫明 孟琼晖 主编

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

诸暨好故事

赵卫明 孟琼晖 主编

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诸暨好故事 / 赵卫明, 孟琼晖主编. —杭州: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, 2017. 1

ISBN 978-7-5178-1926-4

I. ①诸… II. ①赵… ②孟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85198 号

诸暨好故事

赵卫明 孟琼晖 主编

策划编辑 任晓燕

责任编辑 方 潇 白小平

封面设计 林朦朦

责任印制 包建辉

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)

(E-mail: zjgsupress@163.com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gsupress.com>)

电话: 0571-88904980, 88831806(传真)

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10.375

字 数 215 千

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78-1926-4

定 价 31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-88904970

目 录

001	侠 盗	赵卫明
024	苕麻西施	杨 敏
036	哪 吒	里 坡
050	诺 言	茅塘庄主
053	环卫人新传	徐志光
065	隆隆和老满	朱巨江
081	临时情人节	肖 今
096	永远的秘密	章东方
113	五梅花	蔡 娟
117	军人的爱情	黄钦林
122	花溪逸事	吴范时
138	半山半湖	梓 广
146	借腹生子	周煦凤
165	阴错阳差	屠渭兔
182	纸镖奇游记	陈冬梅
189	梦 魇	孟琼晖 肖 者

206	一票否决	周方忠
210	治水故事三则	黄纪明
220	“狸猫精”传奇	阮 逊
248	二进桃花村	寿震林
259	小癞子一言定“乾坤”	何根土
262	小木柁做生意	周建华
269	百年老店同义泰	何曾武
277	寺坞坪的传说	吴久林
295	五通神的小白蚩	关 湖
300	杨太公巧挪擂鼓桶	杨福元
303	石匠的墨斗	孙新栋
310	三斗三升芝麻官	斯学标
314	魔鬼可若的婚纱	顾春芳
318	后 记	

侠 盗

赵卫明

俗话说，兵荒马乱出侠盗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古镇安华出了个远近闻名的“叉鸡贼”，叫周富浪。一个偷鸡摸狗的蠹贼，称他侠盗，配吗？说起侠盗名号的来头，人家炸过浙赣铁路上鬼子把守的洋钢桥，连带着把炮楼送上天。凭这能耐，就该尊他为英雄好汉。

英雄豪杰本该气宇轩昂，仪表堂堂。可是，这富浪生得獐头鼠目，一双眼睛只要粘上了鸡鸭顿时放光，顺着就走，活脱脱《水浒传》里的时迁转世，“富浪时迁”的浑号就这样得来了。

每听到有人用绰号唤他，富浪撇撇嘴，满脸不屑。他心里在说：“哼，时迁算老几？比起老子手段，他做个徒弟我都不一定肯收。”

火车不是推的，牛皮不是吹的。富浪连大名鼎鼎的时迁都不放在眼里，可见手中的颜料何止二两，不然怎敢开染坊！

那时的安华，虽是块巴掌大的地面，水路、陆路、铁路全在

这里碰头，龙蛇混杂。古书上的“三县通衢”，说的就是这种地方，一只雄鸡报晓，响彻诸暨、义乌和浦江。

既然富浪这么牛皮哄哄，眼睛都长到了额角头上，自然惊动各路偷鸡贼，招惹了他们前来较劲。

都说贼有规，盗有矩；又说鱼直蟹横，各走一路。哪怕偷鸡贼嘴再馋，也不会下流到把手伸进左邻右舍的鸡窝里。连兔子都不吃窝边草，你去吃“断脐草”，畜生都不如。

这个贼规，富浪做得铁实。名声是碗饭，他不能自己往里掺沙子。

江湖大了，免不了磕碰。偷鸡贼之间的较劲都施在暗底下，其中最损的一招，是偷鸡偷到你邻居家。此时，倘若没还手之力，就活活臊死你。

尿盆子都扣到头上来了，由不得富浪不接招。

因为这户骂、那户怨，大家都把家鸡失窃的嫌疑集中到富浪的头上。如果再不洗清自己的冤情，他会被邻居的唾沫淹死。

二

昨天一夜凉雨，富浪难得风凉一回。还未等他还手，一大早，左邻右舍骂骂咧咧地找上门来了：

“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，富浪你跟小鬼子还有什么两样！”

“你要吃‘断脐草’，你会断子绝孙！”

“我家抱窝的鸡娘都不放过，富浪你这不是存心断我油盐酱醋钱么？老婆子跟你拼了！”

这下任凭富浪满身是嘴，都说不清了。他打躬作揖，求爹爹告娘娘地陪着不是，末了，指天起咒：

“二嫂，你家是只芦花鸡；三婶，你家是只麻秋鸡；四奶，你家抱窝的是只枣红鸡，我都记得一清二楚。我富浪把话撂在这里：今天就等我消息，若取不回来，卸梁扒屋，各位自便！”

话已经说绝，这些女人们只好快快离去。

该出手时就出手。不然，我岂不成了“二鬼子”了！富浪的脸热得可以烙玉米饼。

雁过留声，蟹过留痕。谢天谢地，多亏昨夜老天降下一场不大不小的雨，家鸡失窃人家的鸡棚前留下了窃贼行行脚印，一脚深一脚浅。富浪顿时有了头绪：对，就是这小子暗中使绊子，成心要坏我名声！

也没心思吃早饭，富浪溜烟往三十里外的浦江白马桥镇赶。那里有个孙五歪，头歪眼歪嘴歪鼻歪脚歪手腕歪，是个浑身透着歪点子的偷鸡高手，栽赃拆烂污的事，非他莫属。

“哟，哪阵风把周兄给吹来了。看你前胸贴后背的，还没吃早饭吧？糖余蛋，还是鸡汤面？”孙五歪如同艄公摇船般迎上前来，一脸假笑，更像怪物。

“谢了！怎好意思破费孙兄米粮喂养，我取回家里的这些鸡娘就走！”

富浪见孙五歪院子中左邻右舍失窃的家鸡一只不少，心里的石头落地了。

不过，他还是吃惊不小：其他偷鸡贼只要活物到手，生怕鸡出声，掐断家鸡脖子，弄成个死物就走。但是，孙五歪不仅使偷回的家鸡毫毛不损，而且一出手将七八只鸡一次掳走，这

道行实在不浅！

“自家兄弟，好说。要不给你找条麻袋，这么多鸡怎么拿呀？”

孙五歪奸笑上脸，比猩猩还丑。偷鸡用麻袋，这同石匠拔牙齿，比扇他三个耳光还要难受。

“不必！我毛力没三斤，哪有这么多气力去伺候这些骚货，叫它们自己上路。”

富浪也不点破人家的一肚子坏水，从口袋里摸出一把虫子似的东西，金黄闪亮，不多不少，正好八粒。只见他撮到手心一搓，撒到地上，那些虫子似的东西忽然活蹦乱跳起来。又听他一声轻唤：“芦花、麻秋、枣红……我们上路！”那些鸡就中邪似的，啄食起那些虫子后，乖乖地跟着富浪出门了。

望着富浪领了一群鸡扬长而去，孙五歪怔怔地歪倚在门框，半天都回不过神，嘴里不停地自语：“绝了，真是太绝了！”

三

孙五歪哪里知道人家这手叫“神仙引路”的绝活，传到富浪已历五代，并且在他的手上炉火纯青。

那些乍看像虫子的东西，可是下过功夫的江湖秘器。它选当年新收的灯芯草，用上好的麻油浸泡三日，然后阴晾三日，再在手掌回魂三日。此后，若要诱鸡，双手一搓，那又香又跳的东西，远胜虫子百倍。在这些东西里，暗置着的可也是浸过精油的毛竹丝细针。一旦被鸡啄食，毛竹细针韧劲复苏，便在喉口卡住。并且，细针拽了条透明无比、韧性十足，比头发

还细的梓树野蚕丝，鸡被富浪牵着，旁人根本看不到这些野蚕丝的存在。

有了这些暗器，再加上祖传的“引路咒语”，那些失窃的家鸡被富浪几声轻唤，比家中孩子还要听话，乖乖地赶路去了……

“周兄，请留步！我还有一事相求……”

富浪赶着一群鸡，已走出五里路。想不到让腿脚歪斜的孙五歪，一阵风似地赶上了。这身轻功也让富浪惊讶不已。

“兄弟之间还客套，但说无妨。”

“听说你眼皮底下就有一件宝物，我孙五歪道行太浅，几次失手。”

“竟有这等怪事，不妨说出来听听！”

“那宝物就是一只金冠报更鸡，就在你村口铁路钢桥的炮楼里。听说那还是只东洋雄鸡，个大、力大、性子大，这倭货，啧啧！”

孙五歪嘴里不住地流着哈喇子，歪眼不停地打转盯着人，被坏笑牵扯的歪斜五官无不透出阴险。

“哈，我还以为是瑶池里王母娘娘的金凤凰，原来是小鬼子的一只草鸡。嘿，这事如囊中取物，孙兄放心。”

富浪嘴里说着，心里骂着：这狗日的，实在歹毒。钢桥炮楼重兵把守，龙潭虎穴。前几天“小三八”、忠救军几番去炸桥，次次有去无回。这次让我去那里偷鸡，岂不是让人去送死？歹毒啊！然而，江湖人最讲一个勇字，最忌一个不字。虽然身上冒出了丝丝冷汗，富浪还是极有好汉风度，双手一拱，朗声说道：

“不过三日，孙兄听我音讯如何？”

“好，周兄艺高胆大，我去安华藏仙楼预订上好酒席，专候你这当今的关公，温酒斩华雄！”

“一言为定！”

“不见不散！”

四

地上热开裂，天上没丝风，富浪身上却不停地出汗——冷汗；嘴里不住骂娘——骂完歹毒奸刁的孙五歪，又骂好逞能要搭上性命的自己。

好像骂得不解气，转到僻静角落，富浪狠狠地扇了自己两个耳光。

富浪骂骂咧咧，低头赶路，很快就要走出浦江县界，面前通往诸暨的路，官道、山道、近道、远道，走哪条都能到安华。再想想自己，前面的路只有一条：硬着头皮往鬼门关里闯！

“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怎么能让江湖上的人笑话你！”富浪的心里忽然好像装着几个人，有个嗓门还特别响——

佛为一炷香，人争一口气。你富浪偷鸡摸狗干的是下九流营生，这次也该挺直腰板做回人了。

再说了，顺鬼子那骚鸡不叫偷，灭灭那帮猪狗不如的畜生威风，也算你富浪抗日了一回……

一想起小鬼子杀个中国人如捏死只小鸡，富浪平复了的情绪又被点燃：他娘的，我偷了半辈子的鸡，从没干过掐脖捏

喉虐杀它的下三烂，因为它也是条性命。我们中国人没刨你祖坟，你鬼子怎下得了如此狠手？好，就冲这，我富浪就要让你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惹的！

冷风一吹，被心中几个人这般聒噪之后，富浪反而热血沸腾，对孙五歪没了怨恨，倒有些念叨他激将之法的好来。

五

头两天，富浪背个猪屎粪筐，拿个三角铁扒，天天在村头的钢桥炮楼前打转。看似拾猪屎捡牛粪，但那双贼亮的眼睛，一刻都没停歇，滴溜溜往炮楼角角落落连掸带扫，稍有动静都往心里装。

咕咕吐着白烟，隆隆拉着粗嗓，南来北往的火车没消停地奔跑着，远比平日里忙碌。只不过，南下的拉枪拉炮拉鬼子兵，北回的拉死拉伤拉破烂货。这些动静落到富浪的眼睛，他就琢磨出南边战事正吃紧，鬼子已经不顾一切地押上了家底。

富浪不知的是，1944年春夏之交，豫湘桂会战告急，中日双方都打红了眼。

鬼子军列日夜不停地奔跑，折腾得架在浦阳江上那座原本坚固无比的洋钢桥，也有些吃不消了，发出痛苦的“吱嘎吱嘎”呻吟声。

“外国铜匠把钢桥造得这般结实做咋？只要这里一断，整条浙赣铁路就变成一条斩断的死蛇……”富浪诅咒着，巴不得钢桥早点瘫痪。

钢桥南岸壕沟纵横，铁丝网密布，立着一座两丈多高的大

炮楼，四角架着机枪、探照灯，二十多个鬼子和伪军日夜轮流把守。别说一般人近身不得，连条狗都休想钻进去。

富浪正一筹莫展时，“咯—咕！咕—咯咯”一阵雄鸡直嗓子的啼叫声从炮楼那边传来。富浪耳好眼尖，一下听出这东洋雄鸡的生理饥渴，一眼看出蹬在丈高树枝上的这东洋雄鸡，以及这畜生的致命弱点来。

“哈哈，天助我也！”富浪眼珠子一转，计上心来。

六

从村口钢桥炮楼打探回来，富浪估摸这盗东洋雄鸡的事有了八成把握，走起路来都感到轻松不少。

事不宜迟。眼看离与孙五歪约定的时间仅剩一天，太阳离五指山头还有半丈高，富浪心急火燎地行动起来——趁天黑之前，必须顺到两只非同一般的鸡。明天大功能否告成，就看这两只神鸡能不能成全自己了。

离村三里外的山弯里，有一座破败得快塌的黄大仙庙。富浪见左右无人，便闪身进入庙里，将所带的烧鸡、老酒，恭恭敬敬摆在供桌，连磕了三个响头：

“大仙祖师在上，借您宝物一用，助小徒我马到成功，日后一定奉还。如若食言，让鬼子乱枪打死！”

人有祖宗，行有祖师。黄大仙何方神灵？它便是大尾巴黄鼠狼，偷鸡摸狗之辈都拜它为自己这行的祖师爷，逢年过节少不得三牲福礼祭祀。

富浪如此诚惶诚恐地礼仙，可见所求的两只家鸡非等闲

凡物。

眼看涨红着脸的太阳，就要有气无力地跌落山冈去，还有一件要紧事等着富浪：他必须赶十五里路，走两个村，抢在农户将家鸡入舍之前，将宝物取走。

一阵山风，一溜烟儿，富浪融进了暮色中。对他来说，方圆十多里，哪家有几只鸡、几只会下蛋，比自家髻里还有几升米还要清楚。

江湖有谚：醉仙壶中日月长，时迁袖里天地宽。偷鸡贼个个长衫宽袖，里面世界丰富。富浪也概莫能外。到了掌灯时分，他肥大的两袖各自多了会动的物什。他得手了。

七

眨眼间，就到了与孙五歪约定的第三天。日上三竿，富浪悄无声响地溜至村口，在离炮楼几丈路外的树丛里藏好身。

炮楼里的东洋雄鸡，通体枣红，硕大无比，此时学着它主子鬼子的样，蹬在丈高的树枝上，东瞅西瞧，甚是焦灼不安。

这一边，富浪取出昨晚顺到的其中一只雄鸡。这只雄鸡被唤作“黑旋风李逵”，只见它浑身黑色，身姿矫健，伸出颇长的脖颈，冲着对面的东洋鸡就是响亮的一嗓子吼过去。

炮楼树上的东洋鸡先是一愣，好像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挑衅，立即忍不住展翅狂叫不止。

就这样，两只雄鸡你来我往，隔空叫阵，足足过去了一个时辰。

按理，富浪竭力撺掇“黑旋风”叫阵搦战，早已撩拨得东洋

雄鸡怒火攻心，非蹿出来搏杀不可。然而，奇也怪哉，那畜生居然如此忍得住气！

一计不成，富浪却镇静自若，嘴里嘟囔一句：

“老子自有锦囊妙计，还怕斗不过你这东洋畜生！”

手一抖，袖中跳出一只全身洁白的母鸡，俊美灵动，被唤作“白娘子”。它冲东洋雄鸡轻轻一声招呼，顾自啄食，似乎根本不把那倭货当作东西来看。

刚刚经过肝火旺烧的东洋雄鸡，见到如此娇艳欲滴的母鸡出现，仿佛平时自己主子见到了花姑娘，欲火焚身。这倭货根本不知这是对方设下的圈套，抖动双翅，跃过铁丝网，直接就往几丈外的树丛中扑来……

八

当天傍晚，古镇安华最高档的藏仙酒楼，来了七八个奇形怪状又贼眉鼠眼的诡秘食客。要了酒楼最豪华的一间包厢，却迟迟不肯点菜肴，个个七上八下，似乎在等一个稀客。

跑堂几番来催，又一次被那个全身没有一处摆正的丑八怪挡住：

“急什么？我的贵客还未到来。”

“我来了。哈哈，让孙兄久等了！”

话到人到，富浪从肩上卸下钱褡，咚的一声掷到八仙桌上，里面踉跄着走出一只憋得半死的枣红大雄鸡来。

“不错，这就是那倭货！”

众人围上前来，个个瞪着灯泡大眼珠，又打量着全须全毛

的富浪，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

孙五歪一个趔趄，不由自主地扑通一声，跪倒在地，纳头便拜：

“大哥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小人计较。从此往后，我孙五歪牵马坠镫，为您效犬马之劳。小的们，还不好酒好菜尽拣好的上，侍候好大哥！”

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一帮子偷鸡贼还未尽兴。

忽然，跑堂连滚带爬撞进包厢，舌头都打结了：

“各位爷，不好了，鬼子兵包围了藏仙楼。”

九

“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富浪大哥快快请走！兄弟们，操起家伙，咱们断后，拼它个鱼死网破！”

孙五歪扬手把酒碗摔成八瓣，“嚯”地站起来，亮出了腰间的二十响。

见此情景，众偷鸡贼忽然有了英雄气概，驳壳枪、短鸟铳、王八盒子，家什五花八门，从腰间、钱褡、麻袋里掏了出来。

“且慢！楼下的鬼子有多少人？二十来个。机关枪有几挺？三四条。咱们这些破玩意，还不够塞人家歪脖子机枪的牙缝哩。”

富浪贼精，眼睛往楼下一膘，就知道这帮平素能飞檐走壁的同行人，今天插翅难飞了，不免焦急。

“大哥，这祸全由我孙五歪挑起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我这就去会会那帮鬼子！”说完，孙五歪抽出盒子炮，就要摔门

而去。

“要死也要做个明白鬼。”富浪一把拉回梗着脖颈的孙五歪，“鬼子这么快追上了我们，这事大有蹊跷。”

正僵持着，楼下肥硕得像个白皮冬瓜的翻译官，把两手卷成个喇叭，开始喊话了：

“楼上的周富浪听着！咱们太君想会会你，其余人等不要掺和，速速散去。若有不从，太君说了，统统死啦死啦的！”

“别听鬼子扯闲篇，顺了他们的宝贝，岂肯善罢甘休！”

“对，这是个陷阱，富浪大哥千万别往里跳！”

众偷鸡贼们七嘴八舌议论着，就是不肯放富浪走。

“兄弟们的情，我领了。是福不用撵，是祸躲不过。咱们中国人还死得不够吗？咱们得活，多活一个是一个。既然大家尊我一声大哥，就得听我安排，无须多言！”

富浪说完，站到窗口，揪起那只倭货，大声向楼下日伪军喊话：

“楼下人听着！我周富浪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与他人并无半分瓜葛。让这些兄弟先走，不然，我就掐死这东洋雄鸡下酒，爷爷我吃饱喝足再上路！”

“别！千万别！好说！好说！”冬瓜翻译软了，连说话都打战。

时机难得，富浪连推带搯将众偷鸡贼赶下藏仙楼，凭窗张望，直到他们个个走远了，才拎起装着倭货的钱褡，整衣款款走下楼来。

楼下二十多个伪军鬼子端着上了白晃晃刺刀的枪，如临大敌。